

肇論中吳集解

肇論序

小招提寺僧慧達述

通序長安禪僧肇法師所作宗本不遷等四論
尤屬四依菩薩變傳益土抑以其例三如彌
陀童壽桑門並創始命宗圖辨格致_易述所事
唯斯擬聖默之所祖自降乎已還_下一凡著名
人傳所不載者釋僧巖等三十餘僧清信禮越謝靈
曰許人至能辨正方言節文階級善覈名教精搜
一辟賢悟之所統有美若人超語乘默標本則向

心明才具言備通衆教諒是大乘懿典方等
古自今著文著筆詳汰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
七十二並判其臧否辨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咎
何情況若不知何係匹彼淵海數哉一流挺拔清虛
以外知公者希歸公採什如曰不知則公貴矣達猥
此正音欣躍弗已饗讌無疲每至披尋不勝手
一生盡命弘述達於肇之遺文其猶若是況中百
門觀爰洎方等深經而不至增乎世誣咸云肇之所作故
是成實真諦地論通宗莊老所資孟浪之說此實巨蠹之

言欺誣亡役街巷陋音赤之足拾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
既文拘義遠故眾端之詭肇之上意豈徒然哉良有以也

其言願生生不面至獲忍心還度斯下達留連
餘年頗逢重席赤覩斯論聊寄一序說悟在中

余請俟來哲夫大分深義厥號本無故建言宗旨

相開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程二諦顯佛教門
之曰無尚般若至極之果唯有涅槃故赤拾重玄
一所宅雖以性空擬本無本可稱語本絕言非心
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真為真真但名說若能

小篤一道清厚虛襟無言二諦斯則靜照之功
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溫熙不稱余謂此說圓圓
浩博無涯窮法體相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
連環意實孤誕敢是絕妙好辭真不竭茲供論
歎言解空第一聲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森翰
而然莫能致詰不遷等四事開接引問答析微

肇論中吳集解卷上

晉水沙門淨源集

宗本義

物不遷論第一

不真空論第二

般若無知論第三

涅槃無名論第四

義而後言聞者悅服義而後作見者甚矣故首標一
最作四論宗本宗本之要其妙明真心一然則心之
為義有性焉有相焉推之於相萬物不遷為本之於
性萬有不真也統而括之唯真俗二諦而已夫觀二
諦之交微非般若無以窮其源極慮故能內鑒
照其真外應涉乎俗涉俗比滌大塵所以不往照真
止緣聖智所以無知以聖智無知之目冥涅槃無名
矣斯亦始聞恩信

述下欲非心言恩識也然茲四論宗其一心思猶元
亨利貞本

長安釋僧肇作

長安後秦所都標榜休廢也釋

密訓備載僧史作製也若夫興辦若條
寂析用章均同異其宏才明智高在昔則存
乎清涼廣源矣且前脩解論疏注實繁今集中
吳祕思法師所撰要辭直中幽自然而發辟闔
幽以簡必詣誠曰難才故前修之名併書于後
之題諱其或引文訛謬則諸祖之言與論主疏

語不避繁重

標始云

宗本義

旨見上

文次下正釋義

本無

本源妙心
諸對持

實相

妙心湛寂

法性

實相隨緣

性空

諸法
不變

由性緣會

性空成事
不壞緣有

一義耳

五名雖異同出一心故智曉
云般若是一法無所有種名

何則

假微

一切諸法緣會而生

凡聖依正皆藉緣起一緣會
切諸法之言實通下用緣會

而生則未生無有

緣既會而有生反知緣難別滅緣之難

緣未會時諸法不有緣難別滅緣之難

觀云不從因緣有故即真般若云

真心本有不逐緣生則滅矣中

誠則如其真有有則無滅

真心本有不逐緣生則滅矣中

觀云不從因緣有故即真般若云

真心本有不逐緣生滅之法

應夫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

生滅之法既從諸緣

以此推度雖今現有不待泯之其性

性自空經云色性自空非色滅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

既從諸緣

緣會現有性空故故曰法性

性空諸法

即法性如是故曰實

相隨緣法性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

實相滅寂即本無本

無自無非推諸相使無也故上列名則從本起未徹釋則

攝末歸本文雖先說法為同時斯乃重德之意故首標所

宗一心而

有在焉二別示

言不有不無者不如

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

即前二論宗本言者聖教量

以真破常不如見夫有見之有以俗破斷不如外道邪見
之無清涼云無性緣生故空則非無見斷見之空為真空
也無性緣生故有則非常見有見之有為幻有也幻有即
是不有有真空即是不空空不空空故名不真空不有者
故名非實有非空非有是中道義既空有互陳以顯中道
捨前二論宗本非臆注也昔人以前文為不遠宗本此文
為不真宗本無乃太局事有謂不有不無問非常答
此又失之遠矣何者序不云乎但宗本蕭然莫能致詣以
此較之灼然相反後二提可知矣與其得一而失三不若
文局而義通然則辨以局失互違者夫集義前拍存乎公
折論當世存乎韓韓而且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君以
公故局与失不敢私讓焉

有既不有則無無也

有既不立

夫不存無以觀

為有則以

執斷為無

無亦不存

定常

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

明真即俗以示中道

是謂雖觀有而無所取

相會俗歸真擇成中道上顯性下造修無相也然則法相為無相之相

境無相謂

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

三乘雖殊觀法無益皆了性空而得道果

智契

法實相也

諸法徒緣即無相矣

見法實相故云正觀

智皆真理

若其異者

便為邪觀

心行理外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顛倒也

同斷見修同出三界設迷

實相則

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為差耳

觀理雖然無異

墮四倒

而舉智之心有殊上根之士悲智雙運中下

之流有智無悲故分大小耳後曰果離說

涵和般若者

大慧之稱也

即無知論宗本梵云溫和俱舍羅此云方便善巧般若此云慧溫和化物權智也般若照

智也 橫實互關

則非大慧橫實雙關方名

神名經云有慧方便

有方便慧俱名為解此其證也

謂法

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渙和功也

實智觀理

不現形取證功由方便也此則

便解

適化衆生謂之渙和不染塵累般若力也

方便化生不染

生光力在實智也

此則有方便慧解

然則般若之門觀空渙和之門涉有

門觀空悲

門涉有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染

涉生死津不迷

涅槃故無塵累

門

所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

不捨幻有即見真

空故不趣寂偏謐

是謂

一念之力權慧具矣

一念之力權慧具矣

好思懣然可解

以權實無殊之智觀空有不二之境皆在一念故再歎勸

恩使其二轉應然可解淨名疏云乃擴衆德謂之方便直

俱備然後為解耳

行

泥洹盡諦者直結盡而已

即無名論宋本泥洹

義翻圓寂盡諦即滅諦言姑
盡者謂九陰滅盡方顯圓寂則生死永滅故謂盡耳煩惱
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上用下體無復別有一盡處耳看
生死本空則本來圓寂無邊別有一盡諦淨名云一切衆
生即涅槃相不復更滅問立宗合辨真俗述論開為二篇
前後相連其旨安在哉答鈞叡發解則雙融真俗約論辨
教則別開二諦故仁王經云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若
然則般若涅槃二論立宗何故離說耶答般若居曰會生
滅即寂用涅槃虛果演五陰即圓寂欲聖賢而無滯故曰
眾以離說耳

物不遷論第一

萬物不遷由性常一性隨緣起相住

本位括其本位則依正二根不遷也
推而廣之約心念念不遷約境塵塵不遷約體自行
不遷約證果德不遷論者決擇性相之關中本分二

會文別序意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

生在死亡正報交謝暑去

寒來依報迭遷謂有依正之物

遷謝流動者世人常情所見也

余則謂之不然

裁之所見則不如此

悟與何者

公羊傳注云將說事類之辨也

下皆倣此

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

者

將明不遷之義先引經文為宗法之一字

依正總該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

靜必求靜於諸動

尋究經文不遷之旨豈可雜前諸動別求於靜必求靜於依正諸動也上句反

明下句順顯

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

決然求靜於動雖見生死常即真性

顯

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

即知真性不離寒暑

暑釋

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

諸法動靜未嘗異見迷之確執不同緣由其速者執殊遲使能

使真言滯於競辯宗途屈於好異

證真教會誤而淺薄所

證宋姬情見而好異滯所以靜躁之極未易言也

動靜故其事

言何者微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

謂其不違則逆於

真性

達真故迷性而莫返

迷性順

情蕩然無歸註

逆俗故

言淡而無味

言符至道云造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

緣使中人未分於

存亡

中士聞設不遷疑而未決若存若亡

下士撫掌而弗顧

下士聞之違情不信拍手弗視

大笑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

觸類不違不可以惑然情知者萬物之性也

不能自己脚復寄心於動靜之際豈曰必然試論之曰

感者頗衆悲而導之故欲罷不能畧復寄懷於動靜之間謂必然曉之且試論之云次下釋論文文分為五初引教二指物三會教四反常五結自此之五科皆明依正道不還要其大旨歸乎因行不遷也今初引教明不遷

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

去去者不至方

先標道行謂諸法本無來去意明依報塵
塵不遷後引論云觀方知去去不至方意

顯正報步步不遷賢首云塵隨風去求去相不可得隨風

而來求來相亦不可得經云菩薩不來相而來不去相而

去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

趁之與論皆即諸

之則依正不遷皎然

明矣二指物明不遷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

曰動而非靜

惑人謂昔物遷去而不至今
去則不住故云動而非靜

我之所謂靜者

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

悟者謂昔物住昔亦不
動而爲靜以其不來

不來者言其遷去
釋惑人謂動也

靜而非動以

物而非去不夫者言其住昔

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

擇悟者謂靜也

所造之境唯一通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
所見迷悟有殊通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
滯哉或者任情逐性而塞悟者任智順物而通苟得不滯
無以則今前文以悟者反惑者明昔物不遷此下以昔物
例今物明今物不遷論有在茲學者詳審若惟鑒解以前
文為指物明不遷後段為達惑明不遷似作論齋何則前
文謂所見未嘗同豈非道惑耶後段謂今物何所往豈非
指物耶是知達惑通於前指物貫於後故以指物達惑合為一科耳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
對真而莫覺慈傷世人為情所惑其來文夫目對不遷昧而不覺既知往物而不來
而謂今物而可往知往物下來悟昔物不遷也上承題下貴此
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物亦往余何可往耶今何則其
余告主客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時清曉同深責物於今

於今未嘗有

經云乘老之年形色枯悴

於今未嘗有

以明物不來

明白物不

遠於向未嘗無

知昔物不遷去

覆而求今今亦不往

具云覆而求今物今物亦不往謂前文但約昔物自往昔

今此二句反覆例之則今物自往今覆者以今向去來四字反而讀之向引楞嚴之文但證各往之義非謂後述相

不遷也然則聖人為教或性或相隨機有授彼經又云而

此見精性未會教指性不遷也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會相不遷也斯論約性兼明真諦約相正辨俗諦

真密俗說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後今以至昔不遷今物

今在茲乎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後今以至昔不遷今物

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

以未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

交辭非故

仲尼孔丘字也曰顏子名也意謂時時見新交辭之須非故而可守淨名疏云新生誠交辭

已謝豈待白首然後為變哉

如此則物不相雜舉明矣既無往返之微

朕有何物而可動乎

如此二字指其真經例證前文既無去來微細朕迹亦何物而可憑據乎

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

旋嵐猛風也偃倒也嶽大山也劫壞之時猛風吹倒須臾碎如腐草

此風吹於嶽偃唯嶽偃風相

皆盡各不相知故云常靜也

江河競注而不流

江有巨浪河有微波

自體雖各相續而不相到則未嘗流也

野馬飄鼓而不動

野馬埃塵也日射隙中觀其飄動若郊野之馬塵埃搖動

為亂馬以走驥為狂彼塵非此塵前步非後步駿云動那

日月厯天而不周

日月循環晝夜厯天而云不周者以日之光則臨于晝月之明則照于夜既時

分以各住豈天而周乎復何怪哉前之八物即動而靜出自聖言又何怪哉三會教明不違

噫心不平之聲疑者云若

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於川流

噫心不平之聲疑者云若今昔依正峰無邊動則理

人何以於涅槃經云壯色不停猶如奔馬入

是以聲聞悟今其常過於山水論引後二句文亦小異

非常以成道緣覺覺緣離以即真

假諸緣而斷其故情無常了緣散而便習故覺

緣離成道證

萬動而非化

且使萬物非

真皆曰聞教

尋化以陷道

變化無常豈

得二乘尋此變

覆尋聖言微隱難測

通前題也反覆研尋聖人之言微妙隱密

難可測知以彼凡外著有故告之以無常

二乘滌空故示之以真常非言迹所測也

若動而靜似去

而留無常即常約教若動靜

可以神會難以事求

可用神智玄會

難以言迹求

是以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

言無常不必去蓋迹事求防凡外之常想外

道計常且如揚嚴

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

蓋破二乘謂其稱真常不必住

住違

豈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耶

聖人說法但遣情許豈可如言執教謂去可遣住可

留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諸凡外摩

詞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

不動謂諸二乘皆導達羣方兩

言一會豈曰文殊而棄其致哉

導達羣品以造于中經云

兩言雖異妙旨歸一旨以經論殊文違其極歧乎

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

常即論云不動即動

言常即論云不動也編去即經云非潔也

不遷故雖往而常靜

迷中見不動故

雖靜而常往無常

雖靜而常往故往而弗遷

會道具雖往

而常靜故靜而弗留矣

會通行論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

內若藏身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而昧者不知也

成矣云夜半闇冥辟之玄理以其造化

之力指負越變而感

仲尼之所以臨川

論語云子在川上

者愚昧不知質遷

含畫夜包咸曰逝性也

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

主昔如川之流

可往者遠氣微物難留至今物可往者
張培疑昧遠引莊子之文類之客乃曉然而引經論委明
不遷亦恐傷道後昆未起深信故引藏山臨川之文令其
曉解是役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也

同悟聖心者不同凡外常見

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

隨常見謂若少若壯至於百年同一體質是役梵志出家

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

梵志耶淨行婆羅門出家即修仙也婆羅

門徒三十歸家娶妻經嗣五十入山更不復歸此梵志五十而去白頭再歸鄰人謂其死矣乃問曰昔人尚在此乎

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

梵志答意少年紅顏自住於今故云昔老歲白髮則在於今故云

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

楞謂驚愕不穎所謂有力者其旨以昔為非

人也

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

負之而趨昧者不覺猶如人情然

彼此例同故云其斯之謂歟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以

辨惑

如來演乎四念念常有者以修之陳於四德令乘莫

淨空者以證之方法也以其法言辨諸惑滯

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

聖人

真以莫二所被機宜不異中道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一微迹雖乖不異中道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

之說

真常無不遷無常就流動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

設教多途同歸一致

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

可至昔

徵責也聞真常謂昔物不遷至今聆無常謂今物可流至昔

之者可也

物各住古今自殊而欲遷之何其愚也

是以言往不必徃古今常

不以事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来

三世遷派

不必往擇前古今常存萬物源動不必去擇前不從今可至古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

動故各性住於一世

古物不率也物有形象故言馳騁馳奔走也世無相狀故云性住言各

住古今也然則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

哉

大小三歲之教謂之羣籍東西四依之文謂之百家是苟統要而會歸豈名言而能惑哉四反常明不遷

以人之所謂住戒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戒則言其住

人

計當我則滿無常人之執遷我則示不遷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

遷與不遷言殊致一之

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

能信經文有以理順言反誰人

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

古人求古於今見今無古謂物不住不住即遷

也

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

悟者求今於古見古無今知物不去不去即不遷上辨惑

怡

有動

靜

下例

今

若

至

古

應

有

古

今

古

至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相至亦應互有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古物不遷來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人物不謝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

有何物而可去來事各性住則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

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

璇璣七星之二也一日一夜一周天謂四時運動矣君風馳璇璣

周天急如電卷苟得不遷之意在一毫微雖璇璣周天之速非獨日夜各住亦於四時而不輪轉也李衡遠運命論云天動星回璇璣輪轉呂向注云璇璣北斗柄也言運四時以指四方說者不遑論中標文自大起小申藏從微至著顯而解之豈非破碎論文乎璇璣從玉文或是以如來

工於卓也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

因行在昔故云功滅
果德佳今乃曰道通

岫然則明珠必達合浦美玉必生荆

成山假就於始篋脩途

報果始費喻依報因論語云辟如為山雖復

坐之行始於足不然前序文并次引教但明依正不遷此

舉兩喻以况自果者
蓋作下文張本也

功業不可朽故也

儒道二教皆以前功在前

而不失例聖人功業常存矣

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

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

展轉唯結昔曰不遷者論意直以
欲人背惡從善惟曰克是故前

胡古今名往來結曰行不遷以明
俗諦不汲善惡報應如影隨形

故經云三災彌縫而行

業湛然信其言也

水火風災燒至三禪何者微經
因行果不俱

因因因而果

昔因今果故云不俱
由因感累故六因

因因而果因不昔滅

果

因成故
不肯滅

果不俱因不來今故不來今

不滅不來則不遷

之致明矣

夫升高必自其下求果必由其因故以不滅不來結成因行因果既而不昧復代修者愚舊在斯復何惑於去留蹠蹠於動靜之間哉

登更感因果之去留疑今昔之動靜

跡湖指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預上石覆大水際為能契神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

易以微天皆無運動真無邊極正現若目前斯不遠而可知矣若夫情生智隔

近而不可知者亦物性也疑者曰論曰辨曰往昔与下文
造修三位行相同乎答曰辨曰往昔約隨相顯不遷進修
三位約離相明無礙故前文云功深萬世而常存道通百
劫而殊固下文云心弥虛行弥廣終日行不乖持無行此
以隨相離相已闡命矣敢問以教判論厥義可

言不可分也。然世之學者以一音標標隨類而聖
而不知標始諸於形而無歸頗亦寡聞之失狀吾祖有言曰
以深為淺有謗法之譽得不慎乎試陳梗概以教前弊論
云諸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曰
緣故諸法生豈非標始證終乎論又謂累不俱曰不來
又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豈非融漸歸頤乎至若釋義
謂豈轉動而求靜必求靜於諸動非真心而理體則無端
而不通而括之以圓收諸齊一乘同教亦不離矣矧後
之二論圭峰嘗引報君以釋一真清涼以寂用為正解涅
槃以圓收諸齊一乘同教亦不離矣矧後
舉以悲智二行進修三空與觀門理事無碍源同而派別
地如謂未然豈清涼主參引淺近之辭而釋深遠之旨乎
然則多間情言則家尤先聖之格訓也

寄語後賢願熟此章俾無前代之失耳
不真空論第二夫曰緣之法生有滅無迷者妄執真
之無不真無情執既亡即萬有自空矣豈假屏除然
後為空乎然萬有即空之言出淨名疏通十界依正

也論者推耶
顧正立林

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

至道冲虛體純色相謂之無生玄鑒解根用超言自非聖

學謂之妙趣萬有物情性本具之非宗極而何

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

若非聖人高明迥照則

下極

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

觀真無障也

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

耳聽禁而不惑目視色而不迷是無能制御矣豈

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

真俗不能制滯

者由觀物空智無所染也是以聖人秉真心而理順則無滯而不通象

惟虛理性惟實運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

一氣物本萬化

本所造皆類

無滯而不通故能混雜致淳

本所造皆類而致雜故無

無而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物異性一體冲氣以真
不淳

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

既淳既一不能自異故知象

非真象

非有非無

象非真象故則雖象而非象

既真既之病

之義

自顯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羣情之所

盡

境智同源達悟一性潛密微妙

故頃爾談論至於虛宗

每有不同

往之說者至於萬物虛夫以不同而適同有何

物而可同哉

以異見而造同有

故衆論競作而性真同焉

六家七宗及下所破皆詭競而作

各隨師習皆以成性故不同耳

何則微其心無者

而支

各隨師習皆以成性故不同耳

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

波云汝但無心生芳三德
萬物自有上承計下凡非
無心於物得神靜也

立

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

物未嘗無失物虛也

即色者

支道林立
即色義

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

妙觀章云色不
自有色雖色而

即色者

空意明果色空因色
不空上敍計下序作

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

但當因色果
色二皆即空

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

豈待因色成果色唯
取後果色為空哉

此直語色不

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

此但解果色空謂假因色成故未
領因色亦空以不了皆具入微故

本無者

竺法汰立
本無義

情尚於無多能言以賓無

情中貴高於
無多發言以

故非有有即無非無無即無

彼意謂經說非有者滅却
此有故云有即無經說非

無皆民印波無故云無

尋夫立文之本旨者

稽奉聖人
立義本意真

必非具有非無非真無耳

綠生之有非實有緣滅之無非實無次破斥云

何

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

經中不言無却此有無却彼無何必妄生穿鑿乎

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

於責也尚無之情既偏豈能順

通中道即萬物之情性哉

夫以物物於物則所物而可物

以物名物則所名而

可物混繫經云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

以物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

以物名名無物

故雖名而非物混

繫又六世諦但有名無實義

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

物既非名不可即名

而就物

名不即物而顧真名既非物不可

然則真諦獨靜於

名教之外

豈曰文言之能辯哉

理本絕言也法華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辯所

不能言也

然不能杜默聊復曆言以擬之試論之曰

誨人傳道非言不傳

故不能寂然略復置言以證議之嘗試云次下釋論文

公為六科初引教二據理三杜相四申義五名實六終果

果

後此以明真諦此今初引教明空空其論自摩訶衍論云諸

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中論云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真

諦也

先標引論意明非有相於真有非無相非真無後引中論意顯不有即緣滅不無即緣生尋夫不

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為真

諦者乎

尋夫二論之言豈謂洗蕩所境杜塞能保別求無聲無色豁若微茫而為真諦乎上約相反明下約

誠以即物順通故物莫之逆隨緣而莫逆即偽即真

故性莫之易

全相即性不變而莫易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

不變即隨緣

故雖有而無

隨緣即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非有性空

所謂非無

相假非無

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

非真物故於何而可物

非無物故色相有也

故經云色之

性空非色敗空

敗成色實微論六聲如水流風

以明夫聖

人之於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寧害以求通哉

空不須

析色體色

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

淨名經云以疾而卧獨

然後見空

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

淨名經云以疾而卧獨

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一也

法華文異統其曰一大乘大乘經律論二

故放光

云第一真諦無成無得世俗諦故便有成有得

真諦難相

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

論具法
有得

俗諦有得望真諦即偽說也真名故雖真而非有無得故非有

偽號故雖偽而非無有得故非無是以言真未嘗有言偽未嘗

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有無二言未嘗一故真偽二理未始殊故經云真

諦俗諦謂有異耶答曰無異也會偽即真故無異此經直辨真諦

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物非有故真非

以不無真空絕諸相萬物果非有有其所以不有者其所以

而非有即真之有幻色從衆緣萬法安不無有其所以不無故雖有

而非有即真之有無雖無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即幻之無雖無

雖無而非無者不絕虛滅虛無既雖有而非有者非

真有

物實有

若有不即真無不夷迹然則有無稱異其致

一也

有不即真非是常有無不夷迹非是斷無有無言異其旨一也

故童子歎曰說法不

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出淨名經破疏云欲言其無緣會則有非真生欲言其無緣會則

形會

形非謂無

非自非謂有然則自有則不

無此法王之正說也有亦不由緣無亦不由緣以法非有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是故

無所轉

演圓通非繫于一人名轉法輪非有轉真諦也

非無轉俗諦也以轉無轉不二之真心說真俗雙

融之中道則

轉無所轉也

此乃衆經之微言也

諸經以非有非無破邊

歸中聖人微密言也

何者謂物無耶則邪見非惑邪

見執無若謂萬物實謂物無則應邪見非是惑也謂物

有耶則常見為得常見就有若謂萬物實以物非無故邪

有耶則常見為得

常見就有若謂萬物實以物非無故邪

見為惑

聖人言物作無
彼邪見是惑

以物非有故常見不得

聖人言物不有破常

得然則非有非無者信真諦之談也

證非二執以顯真
諦三性相明空

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心常住真心也體絕妄想
故不有靈照獨存故不無中

觀云物後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物生滅萬物也因緣

不尋理即其然矣

推尋真心萬物之理其實如此

所以然者

雙微論

夫有若

真有者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

靈照獨存真心常有有
亦不由緣豈同萬物待

後有而辭彼真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

本源清淨安想常無

後有無亦不由緣豈同萬物待緣滅而後無
大經云辭如真如諭即沫海上句例釋若有不能自有待
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真有從緣而有故有非真有雖有
非真心者有

因緣

雖有不有

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

不可謂之有矣因緣即空謂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

謂妄想常無

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以明緣

起故不無也

觀一論即假雖無不無悉觀前代申述唯辨中

其辭非向

之發義不必異端但根回果二論淨名疏文挾

而解之真心即不變萬物即隨緣經論互陳性相

同歸先有謂太虛即真無常無不待緣而後無者此乃記問之私

言非義學之通論也何者大虛空生滅亦從染淨緣矣

謂以聖言推而揚之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沤發此迷濛

緣而生也又云十方虛空一時消墮此悟淨緣而滅也既

屬迷悟生滅可曰真無常無不待緣而後無者是知本源

妙心妄想實無謂之真無

豈與大虛空同一年而語哉

故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

因緣別體

虛妄若滅

一切無法一切因

緣故應有

滅非實無
緣聚則有

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

生非
實有

尋此有無之言豈直反論而已哉

生滅有無自然而
則無

若應有即是是有不應言無物若是有
言有

初若無是無
生及言有

言有是爲假有以明非無借無以辨非有

外道墮空以明非無
此大教育信無以辨非有

此事一稱二其文有似不同焉
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事一中道也稱二有無也以中
之同會邊之異異即同也四申

義明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
有實

何則欲言其有有

非真生欲言萬物實有
非真生不真有也

欲言其無事象既形微言萬法

實無事象

象形不即無非真非實有

雖不
緣空非

實有然則不真

空義顯於茲矣

結義歸題

故放光云諸法假號不真辭如幻化

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

幻化人假也

非真人空名無也幻化非真虛無也

召物物非是名以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

招物取名名亦

故無當名之實以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

彼以彼為此以此物為彼此彼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懷必

然之志

萬物與無之名
惑者有必然之既然則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無

彼此之名或物本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若

了

與此之名或物本既悟彼此之真名乃

知無彼此之實物故知萬物非真假號久矣

名體於理本無俗諱假立

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

成具光明之意註云是法無所有強為其名也

園林託

指馬之況

指林地名在曹州莊子嘗為漆園吏目以名之
指假也況喻也內篇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

指他非以他指焉是已指為非則是非莫定乎一名也馬亦倒然然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非馬喻焉之非馬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無朕是是非他故身名渢云夫欲齊是非一毫渺者雖復不以爲卑何測天地一指

二十一
一、有是其性不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
二、豈有是其性不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
三、具強名莊子指馬皆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履萬

惑而常通者以其即萬物之自虛不假虛而虛物也

化萬惑而不廢常通者以其萬物皆如不假外物即空也
唯疏亦云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推是而言出同
質首之始智者之通乎故經云甚奇世尊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非

離真而立虛立虛即真也

諸法立處空是妙有之空故立

證即真也六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

神非智無以通道故編事而真非理無以成聖故體之即
神或謂前論語曰不遷此文證果明空與後之二論辨
曰果同異乎答曰此該論文大要宜辨之不得不辨也其
事有云大知運於萬行故俗諦結曰不遷衆生即寂滅利

故真諦證果明空與涅槃而共貫結固不遷与捨若而開
蔭然則取聖述論辨疑質惑於衆式於祖訓豈取信於後
哉

肇論中吳集解卷上



肇論中吳集解卷中

般若無知論第三

般若之爲道也絕乎有無泯諸生滅以其微妙無相不可謂有盡鑒

常擇不可謂無境頓起不從境生六塵皆識不隨塵城雖非生滅而生滅齊觀雖非有無而有無並照

者

以條析權實節名文亦分二序意論文

夫般若虛玄者

盡明空寂曰虛

妙精曰玄

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真

一之無差

般若宗極

諸聖同歸雖證之

然異端之論紛然

久矣

吳端者或以般若爲等者或

云有知能然競辨爲日久矣

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

者

宏功成德

具如本傳

少踐大方研鑽斯經

少年最盛大

獨拔於

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

言象不

云得象而忘言得象而忘象

故名釋詁略

志象

聲色不能惑乃曰妙契道經云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

齊異學於迦夷揚淳風以

東扇

迦夷此云赤澤國名也

背游西國破外將爰燭殊方

道之吳學今入東震扇般若之淳風

而匿耀涼土者涼州十八年者下釋云所以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

言道將應物候時而應也有本除一應字非也

常應應于克誠亦可除之乎不可也弘始三年正當丑年十二月名星紀今以月名秦乘入國之謀舉師以來之秦主

諸年故云歲次星紀

三年正當丑年十二月

濟南西公石德舉兵意也北天之

濟南有入國之謀遂遣龍西公石德舉兵

意也北天之

伐之什公以是來秦考其傳即三年十二月運數其然矣大品云據若於佛滅後先至南方次至西方

後至北方今謂北天也運數及轉至東國耳

大秦天王者

春秋時諸侯強僭稱王與周無別仲尼正名
草曰天王今亦尊之即姓秦諱與字子也

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

通待前代德常後世端首也

弘道終日

外理國政游刃有餘必有餘地矣為弘佛道齊白無替尚書云兢兢乎其於游刃

業業一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

未得蒼生之生仰之

如天聖人遺時乃集義學沙門五伯餘人於逍遙觀躬執

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

秦有道遙園園中有觀秦王御執大品與什公諸德參詳文義其

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

言開廣聖教不唯添益於

一時乃度人於多劫余以短乏會廁嘉會以為上聞異要始于時也

學短才乏曾預善會而般若異義要旨上智羅什始此時也

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

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

聖智玄妙隱而且深
絕名相非言象得也

惆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

虛懷寄狂簡之言以言之非謂聖智言詮可辨且試論曰
次下正輝論文分為二章初通辨論旨二別折問答今物

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

所見先標放光意明布體無相後引道行意顯照用無知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

無知者何耶智之為義用也用則有相有知而經云無相無知者其自何哉果有無相之

不知之照明矣無相無知語其體也言知言照辨其用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所知則有所不知妄心有知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

知之知乃曰一切知無知之知知無不偏故經云聖心無所

知無所不知信矣

聖言換若執不信哉

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

目知而未嘗知也

虛曠其心

故能所無能所故能默耀皓光虛心玄鑒閉智

塞聾而獨覺冥冥者矣

身

智二光既而且熟而照寂一心

聽内外寂然而獨竟冥冥無

玄鑒中道所

以開智忘懷審心反

相云境智雙寂冥乎妙旨

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

實智照真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

外應無慮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

玄照於事外應不乖

林故獨

染故玄照事外此智雙觀真也

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

中以智導悲則未嘗遺事以林濟周則終日域中此二智雙觀俗也

所以俯仰順化應接

王世表窮有不

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

輔化下

及之不應據無心

所會也。然結實其為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

論者其唯聖智乎。

物之一字即本覺真知實能論云知有變故不有知無故不無能示夢

有無論之耳何者微絕言其有無狀無名名相滅欲言

其無聖以之靈。

靈明不竭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

照不失虛。

虛不失照則觀空萬行沸騰

照不失虛則涉有一道清淨

不渝虛不失照故動以接應。

混同七趣而無變名之不渝運動九界以聯妙謂之接應

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

跡日用以跡勤求鑽

知而照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實智無故放光云不動等

覽而建立諸法_{權智}不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

而應

迹

應物萬端非本豈離一心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

真諦相而無相

寶智不照而知

萬動可即而靜聖應可無而為

俗諸動而常靜相權智不謀而為斯

則不知而自知不為而自為矣

雙結境智復何知哉復何為哉

終日知而忘照終日為而無作其猶明鏡現乎萬像復何知為哉二別析謂本文分為九初結通權實

難曰夫聖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

真心內明萬物齊照故前實智

應接無

方動與事會

妙用外應應必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會機故前權智

事會故知無所遺動與

事會故會不失機

蹕上二智以作難端

會不失機故必有

會於可會

必有俗

知無所貴故必有知於可知

必有真

有知於可知故聖不虛知必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

安徽

機實有知會而論曰
大正難相違既知既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耶既
曰窮然而無知應會而論曰
而無慮者其故何耶若夫忘知遺會者若謂先有知會然
後忘知遺會者上
難定下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耳聖人無私於知
會今作意遺忘

以成其私也。斯可謂不自有其知安得無知哉。既成其私則是妄知無能斷乃

不自有真知安得
心無知哉

天地而不恃仁德明逾日月而彌昏實智無理明過日月而玄鑒益冥則知而

也。不知
豈曰木石贊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雖不悟仁德玄益與不同

石肯替都無知覺無相
云無覺之境異乎木石誠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

相求之耳

與人情識者攜實難測
豈以知會事相求之耳

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

其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

意使不自有真知

無乃乖於聖

心失於文旨者乎

唯執有知不但乖達何者故失經云真

般若者清淨如虛空

次論之無知無見無作無緣實智照而無照故無

知見權智為而無爲故無作緣

斯則知自無知矣

復解

豈待返照然後無

知哉

豈待忘知還會若有知性空而摒淨者則不辨於惑

知

若謂般若有知知非性空而經中攝

三毒四倒皆亦清

淨有何獨尊淨於般若

次云三毒四倒是惑皆亦清淨若以所

知美城若所知非般若

所知自常淨故般若未嘗淨若以

坡公淨歡是解了亦淨者

印空

而能知無作清淨乎

二句破云豈所知境自常清淨而能知無作清淨乎

易解則達下文內外寂然無君清淨之義耳亦不可

使淨歡於般若亦淨也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以般若

經歎般若清淨如虛空者豈不以般若躰性真知清淨本無分別惑取之既無惑取則不可以有知焉名耳豈

唯無知名無知自無知矣不獨無惑取名無知也是以

聖人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真諦以如如智真諦無

鬼馬之造般若無不窮之鑒真諦之河唯一能渡之缺有

之鑒不無鬼馬之造余餘也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應能所隨接昔

俱絕是猶知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

寂靜亡照於正徧知二靈辨名體故

難曰夫物無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

賓家以名難體故假萬物立名通之

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

物體雖不即名是決有當名之物

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隱以名召物而論云聖心無知又云

無所不知欲論發下節略意謂無知未嘗知知未嘗無知如大虛

事有知有情有萬物皆塊然斯則名教之所適立言之本意也

知尚無知是立

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有欲其聖心體一

方通物之本意也

尋文求實未見其當兩名求一未見相當何者若知得於聖心無

知無所辨若聖心精別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辨

黑

知

如

未嘗無知

有

如

未嘗無知

有

如

未嘗無知

有

如

亦無外別

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

有知無知俱不得

聖心復何為論哉

爲論哉

答曰經云般若義者無名無說名哉非有非無非實非虛

體本

虛不失照照不失虛

寂即用

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

所能言也名之不有

言之矣及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

因言

是顯義是

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

空谷無心

今試為子狂言辨

之纏實潤與用不可

言之

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為有用之強

勤不可為無言寂非有

言非無

不可為無故聖智存焉不可為有

故名教絕焉聖皆獨存名教起也豈

是以

是以言知不為知欲

以通其鑒言知非實有知

其鑒用

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知非

實無知以

辨相不為無通鑒不為有

下似太虛之無非
莫比情識之有非

有收知而無知即妙用

非無故無知而知

玄故

是以知即無

知無知即知

上結旨一作難

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

不可妄執名體而異

聖心也三

如

難曰夫真諦深玄非智不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

明知真
諦深玄

非能知惟若莫測智之功能由境發矣

故經云不得般若不見真諦真諦則

般若之緣也

上句證前下句起後真

諦為所緣般若為能緣以緣求智智則知矣

以所緣境求能緣智則聖

真諦

答曰以緣求智智非知也

真智非緣以達相續無緣皆生一法相續

何者放光云不緣色生識是名不見

色

自無聲無無打執不自緣是故無塵故不生也以此高僧

緣

仰歎極為精巧深有以焉又云五陰清淨故般若清

淨

所知五陰無相能齋般若無知故皆清淨前文以般若

即能知也五陰即所知也所知即緣也

緣字通有相無相能知有取所知上三句乍讖則釋

其博後夫知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

能知有取所知有相則相與而

亦能知無所知

相與而無故物莫之有能所雙泯故相與而無故物莫之有能所雙泯故相

與而有故物莫之無

大愚不無知物莫之有故為緣之所能所雙存故智不有知物莫之無故為緣之所

起

有相可緣能生起滅智大愚不無知物莫之有故為緣之所能生真智

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緣不能生者難

為緣之所

起故知緣相因而生

為緣所起者皆知行境相因而生也

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

意智有知應智無知皆由境耳

何者夫智以知所知取相故名

知緣智取境

故名有知

真諦自無相真智何由知

真智無相可緣所

以然者夫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

境不自生非所知也心故現生於知也

所知既生知知亦生所知

境既生於心心亦生於境

所知既相生相生

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

是俗非真故中觀是俗生之法

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

後緣即俗今非緣即真

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

也真諦既非緣則不見

真諦曰緣生明矣上文經云不見有法無緣而生

有一

知真智非緣也

是以真智觀真諦未嘗取而知者不取

所知此智何由知智無所取然智非無知但真諦非所知

故真智亦非知智非土木無覺而子欲以緣求智故以智

為知

識而
結谷

緣自非緣於何而求知

所緣境身無相於

何求

重登聞皆難通辨論旨故於難意前後疎互言耳下之六

重難意皆於第跡迹而生統其大要不出有無惟實生滅

滅用耳

耳目口鼻

其大要推義折文辭夫乘旦燭而舉

幽室則絲毫不能隱遠於其間矣四考陳有無

難曰論云不取者為無知故不取為知然後不取耶

因前文云

智不取所知今無不取之意謂無覺知不取耶為有知然後不取那上雙聞下雙難若無知故不取

聖人則冥若夜游不辨繙素之異耶

若無覺知不取者則
理心冥闇猶若夜行

馬知

若知然後不取知則異於不取矣

若有知然後不取者知則常取何以

異於

不取

答曰

非無知故

不取又

非知

然後不

取

知則

能不

取

而知

則常

取

知即

不取故

能不

取而知

物境與相即

不取故能不

取相而知也

五法迷心境

難曰論云不取者誠以聖心不物於物故無惑取也

謂人

誰當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

無成取則無知

知則

無境誰當聖心而謂無

當

謂知

則物無不是

物無不當智不礙境初無不是境

物無不是

知則

無當

謂知

故是而其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

是而其是皆亡盡也

而無當

而無當無相也

答曰然無是無當者

謂之

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

謂知

則物無不是

不當智不礙境初無不是境

物無不是

知則

無當

謂知

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

境智

見六波羅顯無相

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

聖心非不能

緣境實由境空無體可緣

雖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

離不緣於有境

臺以緣於無相是以經云

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

無有能相之知無知之

分別取相之如

若以無相為無相有何累於真諦耶

若以此相為

境皆可患

答曰聖人無無相也

心下作有

亦不住無何者若以無相

為無相無相即為相

古經真諦無相與相即為住矣

捨有而之無辟猶逃

峯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

上法下喻述峯譬捨有赴壑喻

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

處有不染不住有相

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

不取

有無則不住二邊
有無則常化凡小

所以和光塵勞周於五趣

大聖人之應迹也和其光則在
五趣而無不以爲感故能隨類現身往還
淨而淨不以爲能同其無則處

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

智慧遠過寂然而往方便近導怕
小初未經絕言數恬淡無爲遇物

斯求而無不爲淡音
此也七成生滅

寂然而往怕爾而

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

差失也難者猶剛
實智不緣無相反
雜惟已是有誠

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

未熟則存之
機熟則應之

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得然乎

應之心生存之
心滅得如此夫

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

人無心生滅焉起
有生滅聖人

滅何起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

非無生

心滅

又非不

滅

但是不應應耳

非不撫應但無能應所應

是以聖人應會之道則信若

四時之質直以虛無為體聖人應機無差不言而信若四

無

恩而大恩生於六時之育物故陰符經云天之無文連上句義貫下句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

猶以

為體宜有生滅乎清涼云聖解行以作輪混虛空為體性八指端真妄

難曰聖智之無或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

聖智無知故無生滅

或智性空無生滅者荅曰聖智之無者無知

聖智常寂木無

後人聖何以無生滅者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

知無生滅故曰知無

惑智之無者知無生滅故曰知無可曰無

無亦歸前起後耳

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

無名無以無義今

知非謂知無

聖心本寂無生滅知可無可

知非謂知無可謂寂智知無可

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

可謂妄知無體非曰般若

無燕知即般若之無也知無即真諦之無也

無知即般若無生滅也知

無即真諦無生滅也問凡夫生滅何以會歸真諦答論主推本垂範會安即真也何以明之圭峰云本是真如一心

與生滅和合名阿賴謫講乃至此識變起三境今推凡夫識浪生滅都無其體故歸真諦然論主會安即真妙契起信

之宗亦猶弥天判經三玄冥符地論之義斯皆慧徹聖

闡而異代同風焉此下會凡夫生滅即聖人寂用云

以般若之與真諦

發揚境智有盡也

言寂即

異而同

境之与智

同故無心於彼此

亡心

契合異故不失於照

功

皆異

是以辨同者同於異

覆釋無

辨異者異於同

不夫

功_具貝不可得而異

不可得而同也

無_珠何者

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

外相與以成其照功

聖智內明萬境外實以境發智而成照功

此則聖所不能

同用也

羅萬有
計之指

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

相與俱無

內照無知外境無相

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

一心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鳬截鶴夷獄盈壘然

後無異哉

境智無異者_山謂哉勝之長續鳩脰之短平

意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也

用是即寂之用故不

寂故雖異於異也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

於

異之真乘唱不一之妙與

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

不異相信矣

亦不一相境智歷尔亦不異相內外寂然然上注文多依華嚴廣疏引論通經互解之义

古傳通經以照對俗則心境非一以寂則真則心境非異故清涼謂昔解未盡其源何者以今照真不得名照俗俗之時不即寂故未若斯文言用即同而異言寂即異而同向所謂宏才明智高出在昔者其是之謂乎九黃會寂用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

之異乎

難竟謂能若生

一答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

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

體一名異如珠與光非離光明

別有珠體主於用耳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實有窮昧而明惟智有應而動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

珠實體一故成

具云不為而過為此而應斯實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證
味而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談也窮極用盡實即之明

文聖心可知矣

明文二經也聖心不照而分無慮而應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劉君致書覈問名程之字仲思今云遺民者以高

遠林泉朝賢宴薦之不起因以為號然其文藻行業奉參佛道具如逮公

迷傳云文三初致書次申問後結意

遺民和南

和南西國故微之辭

須餐微聞有懷遙佇

頃向餐味微美令問中心遐思

未仔歲末寒嚴體中如何

書發李冬音寄壅隔增用抱蘊

秦晉寒傷病音寄塞隔增用抱蘊壅隔

音者難寄寅夕增用懷抱病指弟子沉疴草澤常有弊瘵耳

沈隱病時託宿草泽病瘵也因慈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哉猶古人不以形跡致談

情深則親

形跡非淡

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

乍懷風味鏡心象迹

當年水遠阻江山而不面望懷風味現象迹於鏡心鏡心真知也象迹山

河山

莫逆相云通俗雖

而仲悅之勤良以深矣致於勤舉

絶然無因瞻霞永歎

南北經達無由其時

長髮思耳順時愛敬與因

行李數有承問

行李人也望照害誰故天水間

伏願彼大眾康和外國法

師當休納

康樂也外國即鹿茲休泰內納

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邁

茲洲對想開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思

法器悟發過明師開究妙若之功

必獲過半之解繫解云知者觀其最妙則思過半矣故以每惟乘闇憤愧何深

每思歧路

追遠懷緒

此山曾青

道戒彌厲

道業成德殊無懈

禪隱之餘

則忙於忙事。謂向何不和政。可樂矣。物物滿恭也。弟子既以
遂宿心而覩茲上軌。仍觀法樂。已遂惡忘公寄。感寄之誠日月銘至。或公寄
之恩誠心歸。如日月。遠法師頃恒履宜。常履休宜。思業精謗乾乾宵夕。
慧思行業日夜精進易云君子終日乾乾久恆若厲。自狀道用潛流理為神御。執以
過順之年。憮氣若茲之勤。道以內溢智以外冥故能所以然也。語云六十而耳聰。所以
憑慰既深。仰謝逾絕。仰謝不已。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
無知論。生法師入闈請道于釋。才運清儻。旨中沉允。宏才運發
清雅傳逸有應。中當深沈。允信。作後還靈山以論示之。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拔味敷勤。不能釋手。
文竹爐前授閱玩味。真可謂浴心方等之端。而悟懷絕冥。于百子三子不能捨

之肆者矣

此心折於般若之端

若今此辯遂通則般若衆

流殆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

無知解說若通則八部教流不待言而言

會欣然夫理微者辭陰唱獨者應希旨境深微言解陰絕

辭高而如寡

苟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

忘言象

此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為精巧無所而喪其

間然矣此章以不綠色生滅而答之故云精巧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

一兩今輒題之如別想從容之暇復能粗為釋之

從容舉動也

問粗略也次申二初終叙疑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

不妄盡此日不拘等覺而述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以者神

明古不以

中大

云用即寂

寂即用神靜應

應

心體自然靈

靜應

逾動

中大論序即論旨

略舉前後

文下章即問答

夫聖心冥寂理

極同無

寂同虛無

不疾而疾

不徐而徐寂而用

是以知不

廢寂寂不廢

知未始不寂

未始不知寂

同時用而寂

故其運物成功

化世之道

運載物機

今向善道

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

雖居

之中而止

無言之域

斯理之玄

固常所彌昧者矣

固久也中道玄旨

坑論文始生疑焉二別致難在

文小三初情實有知無應非

教衆

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

自欲求聖心之異

所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

爲將

心體自然靈

怕獨感耶

教衆

當窮靈集數也感猶存也意謂聖心

當窮靈集數妙盡冥符耶

爲當心

如燭無前靈

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鑒

之體耳

冥精則寂定精則顯慧若以顯慧妙

益冥契則實智有知不可指無知也

若心體自

然靈怕獨感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

自然無為也息滅也若智無為

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淳化表

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試為辨之

心數即空慧也化表即世外也意謂定慧

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淳化表是知神淳世外而慧明獨存此是無應以無應謂有應以有知謂無不必當有深證為證試為辨析二照境

疑者當以撫會應機覩變之知不可謂之

不有矣

以論中辨照之知今

不得謂之不有

而論有云本

無惑取之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論

云本無惑取之知平以知之未

齊東野語
感取之旨

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為當唯照其一

耶為當咸覩其變而

謂咸

自生照無相為不承

若觀變為不承則

其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若觀其

無相則無相可撫也

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晤幸

復誨之

既無機可應而論自謂

復誨之

既無機可應而論自謂

無差當而無是

非真智真境誰論

云

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

上牒論下述虛

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

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

上牒論下述虛

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

所以為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為真是

物無不當謂一切皆是

豈有真是而非是至

當故云至當物無不是謂一切皆是

故云真是此劉君自陳至當真是

謂一切皆是

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耶

當有真智真境雙非而反吉當而無

當是而無是耶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

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

若言至當真是

為悟覺非常當常是為惑此言悟惑太異故論旨未曉期再喻之以達於惑後結意論至日即與

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或

當不必理盡同矣

達公後詳當覽以謂標其各宗承有本或當別里述小

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以

也嘵亦象布懷道之徒其猶鄙歌既發山學歸而和者恨南北相違不得日聞妙音

論主復書

卷一

書序

制略

云

不而在昔代想用勞

在昔今惜彼文胡昔未經云能原

德增用

日

勞

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

若暫對

三復來書喜若暫見

涼風屆節頃常如何

局至也涼風秋風

也以方言之即北

風其涼

風詩云北

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

貧財分少也道通物之稱

屬三乘聖人所行之道成寡

為吾有廣有

少此道故云貧道悉盡也

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卷

古

界先略後廣服像雖殊妙期不二

儒釋服殊江心無差

妙心無差江山雖糾理

契即鄰

南北虛遠道合寧殊

所以望途致想虛懷有寄

心同道合所以虛懷有軒

君既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

善嘉隱造美出淨俗

獨恬事外歡足

方寸

恬靜人事之外法

每一言集何嘗不遠

蓮社之規半

樂怡神方寸心也

君既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

抵慧窮

深際遠

王侯故

比高

清散未期厚自保愛

清論散

遠未

每因行李數

承

有承間頤彼山僧無患道俗通佳

期厚加珠是

惠憂也道則

僧衆俗

承

遠法師之勝常以為欣慰

前

雖未清承然服膺高執企

佇之勤為日久矣

雖未清耳未諦而

企望仰待勤勤然日

已久矣

公以過順

之年湛氣彌厲

年過耳順

氣宇益嚴

養徒幽巖抱一冲谷

養徒七百

機真於深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

遠近仰嘵謗而

每亦翹

想一隔懸庭霄岸

懸心東南懸

若霄壤之迥

無由寫敬致慨良深未

由

寫心狀形故
為歎實深

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

待我終日
歸窓心原歸

此大眾尋常什法師如宜

時翻經升藏學之使數及
三千故三大家如華林正

王道性自然天機邇俗

道本無爲化協自然
天機宏深趣邇俗主

城懸三寶弘

道是務外謙三寶如城巒

道本無爲化協自然
天機宏深趣邇俗主

城懸三寶弘

珠勝高僧方從

遠國以來之靈鷲佛在世

靈鷲山名也此山接

靈鷲佛在世

五十年多在此山說

靈異故號

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

支法領遠述
域及還此土得

華嚴大乘等經誠述
善海之津梁也

請大乘禪師一人

即佛度跋陀羅此云

華嚴諸字貢通下用

覺贊達法師嘗迎入

橘州譯釋本華嚴諸字貢通下用

解通三藏明覺贊

摩耶舍菩薩黑婆

什法

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歲端曠日有異聞

新至
諸經英文

前深其旨興遠
故日多與聞

禪師於瓦官寺敎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

垂懈甚甚庸庸致可欣樂

惟習禪審甚和爾歌詩
天風來匪懈以事一人

三歲法

師於中寺出律歲本末精悉若覩初制

即四分律根本戒
有四餘皆枝末若

見能仁初
制戒牒

思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思曇胡本

雖未及譯時間中事發言新奇

阿思曇此云無比法道標
法師作論序云弘始九年

命一師出梵文至十六年翻譯
故云胡本未譯時間論旨言辭奇絕貧道

方竟
九年

遇茲盛化

猶叨也叨逢善運遇
益人法盛明之化

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

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

恨昔不覩
能仁嘉會

歎今不與美儒良集祇極

生上人嘵在此同止數年至捨

言話之際常相稱詠

竺道生同樓譯

中途還南君得與相

見未更近問惆悒何言

未由奉書惆然悒快言不遑安也

威道人至得君

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

威釋曇威也三此翻正文

作興寄既高辭致清婉

興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義故興體以生也寄比也金錫以喻明德

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

關之唱也

美其為辭清而不若達而不即故於游步聖門扣玄關之妙音也

君與法師當

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

弘始八年之夏

道時預聽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為注解辭雖不

文然義承有本

直筆成文法義有宗有作哉守素也坡疏本云味此言雖而不無

今因信

持一本往南君閣詳試可取看來問城切難為郢人

莊子雜篇

人以掌漫其幹端若蠅翼使正石斷之正石運斤成風吹而斷之虛發而聲不傷郢人立不失客今以劉君發同號也愚於近石而
品上恭之猶類郢人貧道遐不關徵兼拙於筆語乏胸中之辨且至極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

言示訓來有耳

大而大故持無文字故言必乖趣云云莫辨也又曰文字顯微持故略用狂言以答

未聞耳次恭問二初牒殺責非

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離處有名之

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

牒拔所以此為所疑

懷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

聖心之異乎

聖心冥寂可以忘言而得之

不可曉情而

舉之末向牒責來最二正答所問亦外爲三初

答第一重難即權

答第二重難即權

答第三重難即權

答第四重難即權

答第五重難即權

答第六重難即權

答第七重難即權

答第八重難即權

答第九重難即權

答第十重難即權

答無知有應答

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

權有知

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

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

權無應

意謂妙盡冥符不可

以定慧為名

權盡諸法冥符真境

靈怕獨感不可稱群數

以息

權怕獨感無機不應

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哉而乖

在聖不殊也

權實名冥妙用

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

理極同無

權玄默同無

既曰為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

極而有定慧之名

權既曰為同則理智冥極何有

定慧之名哉定慧之名

非同外之稱也

云般若外之稱非心外所得

若稱生同內有稱非

同

玄慈無生若

同智力

智內有稱非同

若稱生

同外稱非

我

若定慧稱同智力外則非我實智有

知也然則實智雖

之才縱立奪破之數反復

以顯知而無知矣

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滅無不

應會無不通

水清月現處應會通

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群

數之應亦何爲而息耶

冥機照微潛通密運用

且夫心之

有也以其有有不自有

妄有計有故云有有

故聖心

不有有

生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

故則無無

有既違

法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

生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

矣無亦

也

何者

夫有也無也

之影響也

象也

影響之所攀緣也

詳言象無有無端
妄情攀緣無實也

有無既廢則心無影

響

不執有知心無影也
不執無應心無響也

影響既淪則言象莫測

言象莫測則道絕群方

方猶類也名相莫測名相莫測

道絕群方故能

窮靈極數

通絕群類參能窮理於智

窮靈極數乃曰妙盡窮理於智

盡之道本乎無寄

造本成末而然無訛無相

妙心獨存妙

在乎冥寂冥寂故虛以通之

冥寂言通之如經皆也

妙盡存乎極數極

數故數以應之

極數言應如董智也有本多妙盡二字哉

妙盡存乎極數極

究跡中脉之詳又云虛以通之此曰虛以通之者蓋準
海上淨名以義平彼文云理婦在乎不極故虛以通之夫

然則以道對應理事而
謂之妙處平此矣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虛以通之
故道超名外如諸運動與事會道超名外謂之無
與事會因謂之有如理與名道超名外謂之無
應夫真有幻相本無真性本有清涼公世俗幻有之強謂
之然耳彼何然哉忘謂斷滅強謂之然
而無所不知無為而無所不為上句無知而知下句證不然而應此無言
無相寂滅之道指上經文豈曰有而為有無而為無動而乖靜
靜而廢用耶空可執實智有知動加未靜惟無應靜而廢用耶而今談者多即言
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陽談者通於達社論公著之二邊而
點聖心猶微四隅而尋大方也

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

前識執有無也處中道標玄旨矣所許定名相也

斷常萬相當矣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太虛
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

既定斷常二違暨當中道玄旨

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不可而物性空

也然非不切折有也相有則名異性空則虛

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即真

相有則名異性空則虛

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

變搏空有上辨所載下明能輒

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

變搏空有

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

智照真空故不取
悲緣俗有故不捨

不捨故妙

存即真不取故名相靡因

慧超言象則名相靡因名相靡

固非有知也妙存即真非無知也

折體寂然非有妄知
謂用歷亦不無妄知故

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

引大品證成前義

經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

難以有知無惑於聖

遠請姑夫陳有無者

反詰陳知心有
此與惠之八

夫智之生也極於相

內必皆緣俗境
不出有相中法本無相聖智何知

實相無相
聖智非知

世稱無知

者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

知覺靈鑒幽燭形于未兆道

無隱機寧曰無知

生於無知過去太虛鑒未來無隱觀現
在一念遍該三世豈同木石無知乎且

無知生於無知

真知之體發無知之用故云生於無知
生於無知之用故云生於無知

無知也無有知也

因上頃空無無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
知矣遍觀無有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

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

諸譏非有

所以虛不失照，照不失。

虛怡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耶。

湛寂體本

孰能動之令其有知以無故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次
第訣讓能靜之使其無應故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次
第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

時若無生滅非情識
所及豈可說以示人

何則言其

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

古其非有者牒解也言其非是者言牒非有

知也。非謂是非有者不言實智

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是非有若是非非有即墮斷無

古其非無者亦牒解也言其非是無者言牒非有

非謂是非無。

非無應也。非謂是非無者不言實智是非無

若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無清涼云理自玄參故

即空常有非有非非有非無非無清涼云理自玄參故

對而可立此雙

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用妙。

本寂

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

至道絕言真知無所有無可傳

詎能以文殊抗志華嚴馬高深

神起情荷經指妙

圭峯山并一言自非內印空心外達相剖則何以優遊其

游庶參玄君子有以會之耳

然割吾訣迹遁杜希風遠公

豈足此平蓋為涉道淺者滅

彼論海耳次答第二

室有無能解又云宜先空聖心所以應會之道

為當唯照無相耶為當成觀其變耶

味坡難文談者以謂無相

與變其旨不

覩變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

者忘然則即真之義惑有滯也

若謂無相与變其旨不同

而不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不與真空故色即空空是真空不異色故

空即色色既無異接觸無相別殊等若如來自觀

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

君如長閑之行游，時說色
空兩物，而能得其真，心應二

上經若一心見色則唯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唯空非色

見斷空非幻色然則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知也色異空而雨陳還不加真是以經云非色者誠以非色於色不非空無幻色之本

色於非色

非色者真空也次句正
是於色後句換情不非

幻色顯於真空即

若非色

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

若非乞色顯於真空斷

若以非色於色即非色不異色

卷以真空即是於色真空不是幻色非色不

異色色即為非色

真空不無幻色故知變

即無相無相即

變解情不同故教迹亦

變即是色無相即空衆情連轉不同謂其空色有異考

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真偽殊心空有異照耶

伏玄典原聖意真

可謂實味心無相

以變異照耶

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觀變動不弄

無相之有

觀空不識於有故不失撫會涉事不迷於理故不弄

無相造有不異無造無

不異有

所觀空色不異

未嘗不有未嘗不無

能觀惟實不昧

故曰不動等

覺而建立諸法

詎境智變融也

以此而推寂用何妙如之何謂觀

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

責其訛問如何謂若觀其變則異於無相乎

恐談者脫

謂空有兩心靜躁殊用故言覩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耳

狀謂者不定之言也愚疑者謂空有異心靜躁

殊用故難云應接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若能捨已

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一虛曉萬象之非無

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撫化未始為有也

封法內陰玄照外契三色即空城室非無則終聖心若此
日間物成務乘機運轉撫應萬化未嘗為有
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理聖心如此何有
聖後答第二卷第十一又云無是乃所以為真是無是無當乃所

以為至當指前亦可如來言耳印其後問若能無心於為

是而是於無是無心於為當而當於無當者若能無心於

是知而無知

無心於當相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
而無相者不知不乖無知相不乖無相上經下奪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為

患耳唯恐有心以無是為真是無當為至當斯為過矣

何者若真是可是至當可

當內有能心則名相以形美惡是生

迷忘執相
食美與惡

生生奔競

執與止

奉龍業道誰能止絕

是以聖人空洞其懷無知

內證寂然無相

然居動用之城而止無為之境

現身無身若月應于百川

一處有名之

內而宅絕言之鄉

示多無說猶風吹於萬物

寂寥虛曠莫可以形名

得若斯而已矣

無聲曰寂現誰不可以名得

乃曰真是可

是至當可當未諭雅旨也

未曉來旨

恐是當之生物謂之然彼

自不然何足以然耳

物情繫然聖心不外三結物

夫言迹之興異途之所

由生也

言識思過生乎名相異途

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

法無名言不及

也法無相

思不及也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

言藉過善迹迹

翠迹所不能迹

心行或減

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

示轉遠

擬心有言於道

遠庶通心君子有以相期於文外耳

心迷

名言外忘

忘無雙君子期會于底走

掌云玄通必在忘言故言不見其迹

通於心源

肇論中吳集解卷中

肇論中吳集解卷下

涅槃無名論第四

奏秦王表

然此論題出乎秦主答書書云既曰涅槃何容有名於其間哉論主欽觀斯文

曰為論以強之指名固實推前權述以謂涅槃之體生滅本寂滅靈無相顯亡矣名豈存焉論者折演玄旨之極也王者性也天下所歸性也論文絕筆作表以開文心雕龍曰表標也奏進也標陳

已情通於上也

僧肇言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

下云快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故小契可依也陛下二字林云

一者道之和謂冲氣和也未句危經

以爲天下正故小契可依也

下二字林云

也。不敢直指聖人。

濬括欽明道與神會

濟培
舜德也
欽明
堯極也
泰主法堯

而治故
既契環中則應理
游刃萬機弘道終日

游乎智刃以應萬
機弘乎至道日慎

一威被蒼生垂文作則儀威德以被蒼生垂文章以作法則所以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一焉

道經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者體道合乎天地故居一焉

以涅槃之

遺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

三乘雖異歸宗不殊方等性德幽奧若淵深府

庫渺漭希夷絕視聽之城

渺漭無涯故絕見聞城封也

群情之所測

妙然也幽理冲虛雖然

肇以人微猥蒙國

恩得開居學肆

徵師謂譯學館陳列經書猶市肆然

什公門下十有餘載

十九見什法師三十

一止故言十有餘年

雖衆經殊致勝

務理為先

義極非一

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

務理為先

聲才識闇

也

短雖屢蒙誨喻猶懷疑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

也淺深不分明貌雖十短識闇而荷誨略無謂愚不止似有解

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

不幸

自決未盡呼節不韋什公去世諮詢無所以為永慨

不幸

無幸

也什公既上涅槃大義無由詣問所以長歎

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無幸

語云德不孤必有鄰音秦主

神智與什公冥契也

也喜

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

也喜

子外篇云仲尼見溫化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夫子欲見溫

猶子又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亦不可以容聲故能振彼玄風以啓士谷振發西方

也喜

此主
未俗

一日遇蒙谷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為之極

一

秦主嘗遍
一切法空

義其辭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姚

嵩秦王叔也封安城侯職預譯錄因作書難之曰不審明

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秦主答云吾

以無為為過道止無為次下徵云

何者未衆生所以

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

發欲因亡經云三界生死貪欲為本

若欲止於心

即無復於生死

生死果喪

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

其德是名涅槃矣

論微旨蓋發於此下論

謂佛潛志為涅槃既曰涅槃復何容有

名於其間哉

論微旨蓋發於此下論

斯乃窮微言之

美極象外之談者也

意出

自非道家文殊德侔慈氏道者

所詣德者人之所云曼殊室利此翻妙言祥弥勒此云慈氏即姓氏也參同也併並也

孰能宣揚

玄道為法城鑿度夫大效卷而寢舒幽尚淪而更顯

涅槃經
古道

昔沒斷無幽而且卷全遇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懷

高判數百有歸顯而復好

手舞弗暇

尋閱般若味止觀心於理悟

文集于懷手之舞之莫之間假

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

現未然聖旨游玄理微言約其

文理俱高可以直彼先進拯拔高士

書云若史言有則無以拔
高士若定言無則無以濟
常流於濟也

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

憂執文者未盡主
上有無道中之意庶拔

孔易十翼之作

庶望擬議孔氏十翼以資易道易道備
涅槃十演擬十翼折縛屬賓故不狀之

貪豐文尚以弘顯幽旨

匪求豐茂多文輒作涅槃無名詮

論有九折十演

折者浙也河勢曲而淵深也
演者延也卷者量焉隨齊

唐玄義注

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

廣取諸經卦文標義

豈謂涉遠聖意聊以擬議玄門班喻

曉喻近事以廣源何豈曰

關諸神心窮究遠當

豈謂涉遠聖意聊以擬議玄門班喻

窮盡深遠名當

曉喻近事以廣源何豈曰

學徒耳

擬議玄道之布曉未學之

門

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云

廓然空寂無有聖人

恭言未章義之通備擇也

吾常以為太甚逕庭不

近人情逕庭淺若無聖人知無者誰

責其實如明詔實如過言

若無聖人誰與道游

非聖無以

明詔

詔曉也照人之間使見事宜蘇秦謂楚威王曰承大王之明詔

夫道性惚窅冥其中

有精

妙悠生滅不定也嘗冥不定也嘗明不定也嘗明不快曰精

若無聖人誰與道游

理頃諸學徒莫不躊躇過門快快此自懷疑終日莫之能

正

向省義學之徒聞談空寂復起

莫正卒與而不迷悞悶而不決幸遭高判宗徒憮然

恭

云是

以聖人

有無無抱而無扣

關之

倚蔚登玄室

開喻未

不極

南北之謂也

惟破帛擊扣

關之

倚蔚登玄室

上高升

空齋錄

一美論者

真可謂法輪

再轉於闇浮道光垂映於

千載者矣

能有

千載者矣

能有

能有

能有

能有

能有

幽誰

無名之體寂彼廓然排

方外之談

今十演之作

能有

能有

無之者何謂夫第

一義諱名相變絕不可爲

有靈明獨得

不可爲無故委辨聖人處中之義排擣方外之談增道班

能有

能有

詩云

言方外

條牒如左謹以仰呈

能有

能有

能有

枝左若

少參聖旨頑勑存記

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能有

能有

能有

井者指授是則

存記嘉辨傳曰秦主

眷旨戒勑僧

加讚述勑令繙寫

諸子姪共為時所重

也如此

涅曰涅

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

蓋是

是

是

是

無音正也

大國曰憂音辨與漢楚韻重不如例如西蜀之音詎正少異而所詎不殊也此之三名並詳考

三歲前後異出前二音詎後一正也

九折十演者

折者何耶按數以遊釋也演者何耶

之本源次十八章合為九番問答故其折數唯九而演數有十耳然古人解文但通列十九章以擇之至於發揮論有迷悟修證殊未區別今詳論主譏諦架意原始要終頗有幽致何則初一章開宗融匯十界之性海後九重門含窮迷悟之禁入於迷悟中前三重辨一乘之本源次三重示三乘之同於後三重明菩薩之別證然則謂之在綱有深而不淺成或學者善焉英宏暢則下之綱目不由而

矣

開宗第一

開張也宗本也言開張涅槃之義為無名之本焉

無名曰

曰猶託也
相中假名相說

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

有餘

體文
解

秦言無為亦名滅度

上
下

釋義無為者取乎虛無寂寞

妙緣於有為心

言因是曰妙故絕

作為也以體指之以起下文

因性清淨義

滅度者言其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

人患生死永滅超度煩惱

滅度者言其

義解

斯蓋是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

鏡喻涅槃像喻

生死生危本空

涅槃雜相故絕解也

而曰有餘無餘者良是出處之

出現有餘處寂無餘皆應機假名

余

異號應物之假名耳

出考諸唯識四種涅槃與此大同

余

嘗試言之

上序

夫涅槃之為道也

自性清

寂寥虛曠不可

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

知夫有相有名皆思議

之境涅槃妙無相

知口
識哉

超群有以幽升量太虛而永々

超越九方
也量齊子

虛構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

無初際故莫見其首
無後際故不得其蹤

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

揚體絕變易非無常

所潢滌惚恍若存若往

大包天地潢滌若存
細入塵毛惚性若往

容二聽不聞其響

非五色故五眼不可覩
非五音故人天絕其聞

誰曉_{爲玄深}此情難見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

裕滿中道

二邊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_{漏言則傷故失真妄知非智故反愚}所以

無之者傷其軀_{執有滯常故乖性封無苦故傷經所以}

釋迦掩室於摩竭_{摩竭唐翻無毒害以國法無刑殘故}

佛初成道闡法于丘然草叢舍中諸菩

薩食或以念誦是故能亡示相答之名言汝徒狀

淨名杜

口於毘耶

毗耶離奈

言廣嚴以城平廣嚴此淨名居士

淨名居士

是昔薩入不二法門淨名默然無言詎為杜口而彼須菩

疏云

消言於無言未若無言於無言所以默然也

須菩

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兩華

釋菩提此

云空生童

釋梵王并諸天子聞

說般若皆云不如不解空生云我無說無示汝亦無斯皆

聽無聞法應

不知不解也因而悟道故而華供之

斯皆

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

能仁

俱高仲名等本高述下真無辯才耶

木述

五緒本總言也此下真無辯才耶

涅槃

經云真解脫者離於

言數寂滅永安無始無終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

無名無說

非傳非解名具解脫故無言辯取滅大患也三

輪不轉

非傳非解大患也三輪不轉

時不能變非寒暑也雖絕論相其性不無以云體若虛

離名說耳有以四德配之恐非經意所外其後若清修如

虛空雖即用也今明真解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滅亡而非有智存而非無滅亡

故言語道斷有存故心行盡滅尋夫經論

之作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

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考尋經論豈虛構說不有不無

那果決也決然不有不無不可

以有無

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而幽靈不

住之耳

智如理如

竭色心永滅非六凡有境立身皆常事非二乘無鄉

那果決也決然不有不無不可

以有無

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而幽靈不

住之耳

智如理如

陰永滅則萬累都捐_{第五}萬累都捐故與道通洞

物而過

那果決也決然不有不無不可

以有無

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

智如理如

抱一湛然成神而無功_{第六}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那果決也決然不有不無不可

以有無

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

智如理如

那果決也決然不有不無不可

存與道通洞故沖而不改

眾謬樂而不證則至功常有
委生死而無涼則沖而不改

而不改故不可為有至功常存故不可為無

有無二造不
者則悲智所

行無往矣上文具斷
智慧二德約義配之
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相既
外沒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

二乘修戒空觀照證
偏真意識不行故見

間不及也圓覺云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外道習
四空定歸於太虛妄執心滅則四空昏昧也楞伽云若心
體滅不與外道既滅戲論恬和也平等曰夷
恬焉而夷怕焉而泰

恬和也平等曰夷
怕寂也異通曰泰

九流

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

皆歸此四衆聖人雖冥證
九流凡流雖交互漂沉而
深亦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顯榜標其

方域而語其神道者不亦邈哉

無聲無色謂之希夷非常
非常妙四人玄微故以濟

無斷其常涅槃之方域
語其聖道者不亦遠乎

覲體第二

嚴責名體也因有餘無餘之體而立妙稱真名責其異號假名變絕也

有名曰

前云無名主家順漸義宗此標有名實家反折以難之

夫名號不虛生稱謂

不自起

有名有稱皆因體立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蓋是返本

之真名神道之妙稱者也

身灰智滅返本真名請試陳道洽德施神道妙稱

之

上序下情

有餘者謂如來大覺始興法身初建

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曰

如來大覺菩提果也淨八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

入解脫沐浴也

也法身涅槃果也清淨則顯涅槃果淨名疏云嚴八解之池積禪定之水能

止也七覺支開發則顯菩提果疏又云樹無漏之林敷七

覺之華

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

積萬善之因行塵三無數劫蕩無始之無

明盡遺
餘慶

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

內具三明而鑑機結

物

明

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

僧那與翻弘揚皆在因地

四弘之心今證果海終教八

難

境之仰攀玄根俯提弱喪

以智上求化

越過三域獨臨大方

超

三界獨

大乘

啟八正之平路坦衆庶之夷途

闡八聖之正道轉

萬六凡之邪運轉

出

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

身應寰中在乎通通無壅也

教被天下在乎衍衍翻乘也

出

然教之所生

依身添山攀崖車之先後也

字

天下在乎衍衍翻乘也

出

死與物推移

假道諸趣出生入死

至能出生入

死

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

由道漸物益窮化母之體以

應機故極玄樞之用玄樞

出

智也物

亦確乎無疆耀灌雲於幽獨

者字即真理也

出

此翻一城智
釋上妙用

將絕聯於九止

永淪太虛而

餘緣不盡餘

迹不泯

持欲絕迹於九有長沒太虛而有餘緣之智不盡餘迹之身不泯

業報猶愧聖智

尚存此有餘涅槃也

玄宗云現能運動則生全矣今謂全德馬參之業果位示酬猶身現運動

而智尚在耳餘身餘智俱在謂之有餘涅槃

經云陶冶塵滓如鍊真金萬累都

盡而靈覺獨存

範土曰陶鑄金曰冶塵鑄祛而真金顯業累盡而覺智存

無餘者謂至

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

教之罷唱由纖綠盡盡陳

永滅則智無餘垢用無迹則身無餘

何則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

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

身者患之根智者勞之本故勤勞之智大

滅歸沒虛空

然則智以形倦形以智勞輪轉脩途疲而

第已身因智而後得。得智由身而動。勞故死。轉復因冥。遂不能止息。經曰：智為雜毒形為桎梏。端默以之而遼患難以之而起。妄智為三毒故遠調默之理。偏形如

兩械故生患難之累也。云桔足械桎手械也。

所以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

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

焚身棄形外息大患。誠智絕慮，內除機照。

超然與

群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

永出九有。渾同虛無。寂然無聲。故絕此。

兆冥冥長往，莫知所之。

經云：寂然無聲。故絕此。透身智冥冥不知所詣。

其捐燈盡

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

燈脊喻身大明。喻智身智俱無遺餘。故名無餘涅槃。

經云五陰永盡，譬如燈滅。

一陰色盡。身火也。四陰心。眾皆滅也。然則有餘可

以有稱無餘，可以無名。

靈智猶存。可以有稱無名。陰永盡。可以無名。無名。辛則寂。

虛者於尚於冲然有無生則懷德者彌仰於聖

而

爲

於冲然遵仰有

爲則懷於聖功斯乃典誥之所垂文先聖之所執轍無者

有備

而

典誥乘文宋虛

而

爲

懷德先聖道法

而

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

上牒下貴

使夫懷德者自絕宗虛者靡託

自絕聖功

靡託冲默

無異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

之異辨玄素之殊者也

若謂絕

內倫外者何異塞耳目於

胎殼之中掩視聽於

霄之外責

宮商之聲異辨黑白之象殊耶

子徒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可以形名得韻聲也

前云獨曳有無之表不

而論自竟莫知所歸

幽途故自縕而未顯能詮論文無跡

詮經樂臨覆未顯

靜思幽尋寄懷無

所豈所謂朗大明於冥室奏玄響於無闇者哉

萬古無歸
謂參妙

音於越隱幽遙本顯
邵子個人明於閨室

位體第三

聖人大寶曰位以有餘無餘是出處不位非涅槃實體今亦以位體演之

無名曰有餘無餘者蓋是涅槃之外稱應物之假名耳

有餘

無餘應物假名涅槃無相非古所及外稱也

而存稱謂者封名志器蒙者耽形

存稱者執名數志蒙者著形體

名也極於題目形也盡於方圓

名數不出題目形體

方圓有所不寫題目有所不傳焉可以名於無名而

形於無形者哉

涅槃非方圓精粹不能模其體古家無題曰杜撰無以達其名雖序云有

餘無餘者

易傳具云蓋是遙本真名神造妙稱者信是權寂致教之本章

是如來隱顯之誠迹也

有餘名權無餘特無去聲之意也
降生曰觀示滅曰隱現身之迹也

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

權寂

未是涅槃無名幽致隱顯

滅迹大非聖人中道妙內

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

封有觀云我觀如來前際不來

觀維摩詰言我觀如來無始無終

維摩詰秦言淨名也經云我觀如來前際不來

無始也後際不去無終也

六入已過三界已出經云眼耳鼻舌身意已過不在三界

既越三界過六情手不在方不離方

法身無在故不在方無不在故不離方

非有為

無相無名非有為無為無在故不在方

無為

無相無形非無為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

且二乘

豈凡識而能識哉上三節皆彼疏文

口欲談而辭喪心特繆而魔亡

無言無訖心行處滅

謂告他觀者

以此觀者乃名正觀以他觀者非見佛也

經謂告他觀者今云

他處非見法身佛也論前論

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

有正觀則玄寂地觀則忘

懶放光

一月不降無去無來

應緣而現無有方所

百

水不升應緣而現然則聖人之存

天下也寄冥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

據梵第
之而不

喜無執也魔外陵之而不憇無競也未熟

者尊之不先已熟者感之後應上法下喻辟猶幽谷之響

明鏡之像對之弗知其所以來隨之固識其所以往第根

喻現

身對形即光明無所從谷響喻

垂發隨響即應去無所至後合

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

逾寂隱而彌彰

應機而有無言示吉是跡窮也

出幽入冥谷響也結首垂象

變化無常

出幽入冥谷響也結首垂象

其為稱也因應而

作名因應顯迹為生息迹為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

五毫

體物而立

有餘之迹生金指掩耀無餘之迹滅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于

何不名

會

跡

蹕

本名而無名

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

圓

聖人法身徧處

碑品

常在方圓

官之身則而天而人也

菩薩尚爾況至聖乎

在天而天處人而人

如觀音圓通

現希釋罕

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

哉

會迹

蹕

本名而無名

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

應

起

迹

本名而無名

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

莫

起

迹

本名而無名

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

了月非指故歸無名然淨名一方文包客三萬二千師子之座則小成之義於是乎在舍利弗云如是少宣乃容受

此高廣之座則為奠之大函於小底也彼跋云功就在乎
不就故一以成之且夫巨細相容殊形並應出教互發不
獨存乎此也是以大經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又曰一
毛孔內難思剝一一皆有倫脈尊故先祖龍樹刺諦名為
小不思謹指華嚴為大不思議經曰告提之道不可量度

覆推聖體小大為異深有自成經曰極而無上廣不可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

無間故謂之道

高而廣論十方也深而深窮三際也包天

地非小也入無間非大也深名疏云過之

相之

相者於四善根是正覺與相之

良智並可以而後而得之乎然則涅槃之道不可以有

無得之明矣

餘得之

而惑者觀神變因謂之有見滅度

便謂之無

或背本從迹

無故乾有餘無餘有無之境妄想之域豈足以標

榜立道而語聖心者乎

蓋以有無標玄道

意謂至人寂怕

無兆隱顯同源存不為有亡不為無

上釋下

何則崇言吾無

生不生雖生不生

無生不生現身五道也

諸趣無染也無形不形雖形

不形

依真起應則無形不形

應用常無則雖形不形以知存不為有

不可以

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過去滅度諸佛

晉譯華嚴安住長者普見去來今佛

無涅槃者則無盡佛性

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

此界

三昧論引文前却耳蓋以示入涅槃地方

機緣感應則不滅度以知亡不為無

不可以

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

有無即中達成立道

中

雖有而無故所謂

非有雖無而有故所謂非無

中非二邊超突起

然則涅槃之道果

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逐斷矣

體出有無名言路絕定矣

子乃云聖人

患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

虛

上牒下旨

無乃乖乎神極傷於玄旨者也

聖人之身智傳玄妙之教旨經

曰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應物現形非

亦斷而黑豈絕智倫虛緣而照應物現形非

而愚三德也

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

不干其慮身赴萬機而不捨可有大患乎動若行雲止猶

谷神

行雲況身謂迦無所依也

生峯云而能含慈潤靈法

宗云谷者虛而能應神者妙而不測如神之應曾不休息豈有心於彼此情係于動靜

者乎

結前既無心於動靜亦無象於去來

智無動靜身無去來

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法身

機熟即形真智無心緣惑即應

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

有象三者皆有心身有象

萬身有象

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

身非象出雖金石

萬身有象

故日用而不動智非心生雖終日云

應用豈有勤勞

纏纏自彼於我何為

上句

結偽身妄智下句結法身真智

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

極猶益不可盈損不可虧性德本有情惑本空

寧復病癘中達壽極

雙樹靈竭天棺體盡焚燎者哉

當寶殿疾命天聖樹壽終空智盡于金棺真體為火

所燒身而惑者居見聞之境尋殊應之迹秉執規矩而擬

遠道也大方

當見耕而執方圓之形身隱顯而擬理與之體

欲以智勞至人形患大聖謂

捨有入無因以名之

捨有餘入無能因述執名豈謂採微言於聽表拔

玄根打虛壤者哉

豈謂究無言於聽外
發玄智於虛理者乎

徵出第四

徵出有無之外
惟涅槃之道何

有名曰夫渾元割判萬有參分

渾元猶真性也
元割判三才生而萬物備

焉真妄和合三境起而萬有
分矣跨權通實故書而解

有既有矣不得不無無不自

無必因於有

萬有既存必對於無

以高下相傾有無相

生此乃自然之數數極於是

自然相傾自然相生
相待之數數至於此

以此而

觀化母所育理無幽顯

化母道也育養也若
幽顯皆促道生

慄惻危倚怪無

非有也

恢大恍夷協卑
怪異無不歸有

有化而無無非無也

恢泥惝恍之
有變化即歸

於然則有無之境理無不統

印定

經云有無二法攝一切法

有無統
游諸法

又稱三無為者

上總標

虛空

勝障礙

數緣盡

數謂慧數

由慧為緣

揀擇諸惡

顛滅

理故唐

三歲譯為擇滅謂以擇力而得滅故名為擇滅

非由慧數滅惑所得但以本

性清淨及於緣闇之所顯故

數緣盡者

即涅槃也

唯取第
二無為

是余餘無

而論云有無之表別有妙道妙於有無謂之涅

槃

前云果出有無之境又

請覈妙道之本果若有也雖妙

莫

云未是玄寂之妙術

妙道決定是

果若無也無即無

非無雖妙非無即入有境

非無雖妙

非無雖妙

非無雖妙

非無雖妙

非無雖妙

差無而無差

即入無境

例上

反釋總而括之

即而究之

有異有而無

無有異却有無

有無有異無而非有者明矣

亦

而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

非有非無謂之涅槃吾聞其

上

語未即折心也

雖開其言
未契乎心

超境第五回

說有無俗境

無名曰有無之數誠以法無不該理無不統

誠信誤包統
攝也上攝下

然其兩統俗諦而已

有無唯

出大法故以中道無

為真有無不同俗俗

何則有者有俗諦何耶有無法是

一出大法故以中道無

為真有無不同俗俗

何則有者有

於無無者無折有而立有無所以稱有無有所以稱無

既

因無折有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無離無無

亦因有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無離無無

有相待而滅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

高下

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也

名稱雖異
是俗諦

有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豈足以統夫幽極

而擬夫神道者乎

有無相持是非競起是有者必非無是無者必非有以此執情豈能曉攝無理

復議聖

是以論稱出有無者

據前

良以有無之數止乎六

境之內

觀神變謂之有見滅度謂之無

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定故借出以

祛之

故借出言以除有無之體

庶怖道之流勞歸幽途託情絕域得意

忘言體其非有非無

精求也勞歸近真非真也庶望求道

非無

豈曰有無之外別有一有而可稱哉

豈雖有無外別有一無外別有

經曰三無為者蓋是群生紛繞生乎萬患萬患之尤莫先

於有

經說無為者蓋因衆生惑累緣緣

大患之甚莫先於有為絕有之稱莫先於

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

妙絕有為真絕於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

明其非有非

謂無也

德過塵沙謂斷無

按玄第六

搜括有無不出不在之玄旨

有名曰謫行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

前云豈曰有無之外

別有一有則涅槃不出有無又云能出以法之而涅槃不在有無上與下變定

不在有無則不

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

即有無皆不可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其道不無

有無求因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其道不無

則幽途可尋

求之無方所非滅滅都無所以牛聖同轍未則所證之遁玄端可尋

則幽途可尋

求之無方所非滅滅都無所以牛聖同轍未則所證之遁玄端可尋

嘗虛返

十方溥伽梵一略

涅槃門豈虛歸哉其道既空而曰不出不在

必有異旨可得聞乎

玄異
宗旨

妙存第

涅槃妙道達悟常存非異有無
非同有無存無存相故云妙存

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起因相生相因

可相俗無相無名無名無說無說無聞涅槃無相名字亦
諦有也

周經曰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說非心所知

非法非有
非法非無

說亦亡豈空心知乎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

此約總
言頭涅槃

樂不無在雖然善吉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

此約總
言頭涅槃

者無心而受則終日受而已念無心而聽則終日聽而無聞吾當以無言言之庶述其

言亦可以言出不出有無

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

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

悟惑住空煩惱即涅槃了縛即脫魔界即佛界然此二節

備如經文論
引大乘耳

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即真則

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

二有無齊觀則下出不在

所以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迷真即變起天地萬物

悟妄即同一根體同我

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

妄向真故非復有無所以

真與妄故則乖會通所以

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

非異有無不出也非同有無

不在也非異非同妙道存矣

何則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

總智境

懷六合於胷中而

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

觀六合而即空知

理之智有餘照萬

有而易假如量之智常虛六合
包乎萬物猶臂中有方寸焉

至能拔亥根於未始即群

動以靜心

無始煩惱即菩提故名玄根

攀動生死即涅槃乃曰靜心

恬淡淵默妙契自

樂也二皆無上妙契自然

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妙

然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

生中無上空寂無所存

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

迷化凡小不出有無

成無住道不在有無

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知

雙陳聖無有無之知

心境

聖無有無之知

心境

聖無有無之知

心知內外

無數於內無心此彼滅物我冥一

内外寂滅於外

心知內外

無數於外

心知內外

無數於外

乃曰涅槃涅槃若此苟度絕矣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

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耶

前問不出有無是責內不在有無之外

無是微外上三重問答辨一乘

難差第八

言論相拒曰難先過難三乘人差後別難大乘位差

有名曰涅槃既絕尚度之域則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獨存

上牒

下敍

斯則窮理盡性究竟之道妙一無差理其

然矣

宿涅槃之理盡有無之性妙存無差

理實如此

而放光云三乘之道皆因無

為而有差別

因證無為能修

而有三乘差別

佛言我昔為菩薩時名曰儒

童於燃燈佛而已入涅槃

上引經下述義

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

獲無生忍進修三位

證無生忍即已入涅槃也七住即達

行地進修不動善慧法云三位上圓

二經述難端下

正申難

若涅槃一也則不應有三如其有三則非

究竟

若涅槃是一則不應有三乘三位
如實有三則所經涅槃非究竟

究竟之道而有升

有升降無位皆

降之殊

若夫三位進脩至第十四章再辨之

衆經異說何以取中耶

辨中去

辯差第九

唯辨能證三乘有差所證法華無異

若夫三位進脩至第十四章再辨之

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

印前所

法華經云第一大

述妙道

於化城推教善薩

未聞了義皆為忘懷之者

通乘有兩正

新經第三亦云世間無有二乘
而得滅度

唯一佛乘得滅度耳

吾以方便為

急慢者打一乘道分別說三

二乘止於化城推教善薩

未聞了義皆為忘懷之者

三乘

謂羊鹿牛雖引重有近遠同出三界

火宅以俱出生

車水火宅即其事也

三乘之車謂羊鹿牛雖引

重有近遠同出三界

火宅以俱出生

死故同稱無為

三乘雖分段苦薩受變易皆出火宅故無作為

所乘不一故有三

名三乘之名由是生焉

六度所乘不一

統其會歸一而已矣

會三乘之名

實

計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三乘法

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為而有差別_上

下此以人三三於無為非無為有三也

能乘有三中道唯一故放光

云涅槃有差別耶答曰無差別但如來結習都盡聲聞結

智不盡耳

結惑習氣所知障也如來二障都亡聲聞但除煩惱未盡所知

請以近喻以況

遠自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脩短在於尺寸不在

無也

虛空斬木近喻也涅槃尚遠自也去尺喻都盡去寸喻未盡無字喻虛空謂斬木有長短不在虛空斷

障有淺深不在涅槃

夫以羣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有淺深德行有

厚薄

迷有萬端悟惟三根二乘獨善人空智淺白利行善薩兼濟法空智深利它行厚所以俱之

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我耳

俱證涅槃智鑒不固尼槃豈差自

卷三

然則衆經殊辨其致不乖

法華放光皆也

人異而理不乖

責異第十

約所證無為與能證三乘變責一異
前文辨差唯辨理一人三故不同耳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為一也

前領

三乘俱出火宅之患同離生死此岸而云彼岸無異異自裁耳

上牒下定

彼岸則

無為岸也我則體無為者也

體猶譖也

請問我與無為為一為

異

先開兩關次雙難云

若我即無為無為亦即我不得言無為無異

與自我也

人法若一體則有自語相違過

若我異無為我則非無為無為

自無為我自常有為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

人法若異體則有凡不成

聖然則我真無為一亦無三人法一異亦無三無三在六

故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

一異既非則無三乘

會異第十一

會通三乘之由

無名曰夫止此而此過彼而彼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失之

若往此岸同迷生死則六凡為失矣彼岸同悟涅槃則三乘為得哉

適無為我即無為

智同深淺一貫理無為雖一何乖不一耶法雖是一

入異辟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

異借如鷹鵠萬之三禽俱出羅網之患所至太虛雖一飛者遠近有殊不可以鳥鳥各異謂

無患亦異又不可以無患既一而一於衆鳥也

宜言太虛

亦異亦非太虛者然則鳥即無患無患即鳥者即無患

一一於衆者

羅網之起無患

豈異異自是耳

樂患皆同
異白我者

如是三乘衆生俱越妄想之樊

同適無爲之境無爲雖同而乘乘各異

樊籠也妄想即煩
所知今約同出三界

不可以乘乘各異謂無爲亦異又不可以無爲既一而一於三乘也

豈能證各異謂所知亦異
亦非所證理一一於人三

坐則我即無爲無爲即我

卷前凡難版聖無爲豈異異自我耳

前答

自語不相違所以無患雖同而對虛有遠近無爲雖一而幽鑒

有淺深

無患通諦無二執升虛遠者喻菩薩
智鑒淺者斷我執深者斷法執賢苦義海云今法

是一學者分三非以學三令法亦三非以法一令學亦一
但人自三乘法非三也當知一即三乘所學之歸一也三

同一乘隨意無爲即乘也乘即無爲也此非戒異無爲

上詳

皆
智

冥會下

以未盡無為故有三耳

完竟盡者

唯

妙覺缺

詰漸第十二

詰難三乘
證理應無漸次

有名曰萬累微彰本於妄想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

業累
誰多

以惑為本惑既祛業亦都息

左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

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

二乘證偏真得盡智告菩薩證

無生忍得無生智是時妄想

結縛永滅結縛既除則心無為心既無為理無餘翳心與

理冥

則無遺經曰是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在其實俱空皆

餘障翳經證理故無違背二乘趣寂不在三界

菩薩修有不出三界其實了法俱空

又曰無為大道平等

不二即一既曰無二剎不容異心不許三乘智末不體則已體應

無二無二乘二乘趣寂不在三界

皆

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

不證則止證則極妙而云未盡無為莫之曉也

明漸第十三

辨明惑有輕重智有淺深故須漸證

無名曰無為無二則已然矣

大道平等無二則已然矣上窮下奪結是重惑

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

九結是所知重障而言頓盡未喻雅旨

經曰三箭中

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為力不同故也

三人射中力有強弱三獸渡河是有長短若中若沒俱有淺深者力與是不同也

三乘衆生俱濟

緣起之津同鑒四諦之的

上中下三根同觀十二因緣各得菩提亦猶兔馬象限海波岸

問於十二因緣四諦四諦故同中的的質也

絕偽即真同升無為

爲生死也然其所乘

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

二空之智不同

夫羣有雖衆然其量

有涯

四生九有雖衆唯佛至聖悉知其數故云其量有涯

正使智猶身子辯若滿願

窮才極庸莫窺其畔

小乘所知重惑未解使身子極其智慮滿頤窮其辯才莫見羣有邊畔

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耶

有為之量小乘

尚不見其畔況乎大乘虛無重玄而欲頓證無為頓盡所知耶

書不云乎為學者日益為

道者曰損為道者為於無為者也為於無為而日日損

為學

者益於智為道者損於惑為於無為理漸證也而日日損惑漸亡也

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

又損之以至於無損耳

二障既亡理非頓證由

經喻螢曰智用可知

矣

大疏引般若云二乘智慧猶如螢光菩薩一日學智如日之照上三乘問答示三乘同修竟

識動第十四

議刺善薩

追修涉勤也即第八難差云若涅槃一也不應有三位耳

有名曰經稱法身已上入無為境

七地已上法身

菩薩皆證無為

心不可

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心形無為故

下位

體絕陰

心智

寂滅

復陳上

而復云進修三位積德彌廣

佛童進修積

德是修動也

夫

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

解前興難

好尚則取捨情現涉

求則損益交陳

取果損因益

益者持惑既以取捨為心損益為體而曰

體絕陰入心智寂滅

取捨損益心體俱動

遠於經文心體俱空此文乖致殊而

會之一人

動靜參殊

無異指南為北以曉迷夫

南方爲陽

是動也北

異指南為北以曉迷夫愚夫

動寂第十五

前難心動動寂相違

今示身智動寂無礙

無名曰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

萬累都捐無為也衆行處無所不爲也

無為故雖動而常寂無所不為故雖寂而常動

若身若智動寂無與

雖寂而常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常寂故物莫能二

用應萬有

身智莫能一應而身智莫能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

動不守物莫能一

故逾寂逾動

以不爲動所以爲即無為無為即爲動寂雖殊而

真之可異也

忘形於文以釋前非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不有者

不若有心之有不無者不若無心之無

標示妙心有無不計何者有

心則衆庶是也無心則太虛是也

動寂相違衆庶止於妄

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止於妄想絕於靈照標其神道而

三

語聖心者乎

太虛非神
妄想豈聖心

是以聖心不有不可謂之無聖

心不無不可謂之有

上雙標

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

無不契

不可謂無心
想惑止

理無不契故萬德斯弘心想

都滅故功成非我

迄用恩物
功成不掌

所以應化無方未嘗有為智

應而寂然不動未嘗不為而應

智寂

經云心無所行無所不行信矣

行信矣

證前起後

儒童曰昔我於無數劫國財身命施人無數

以妄想心施非為施也

一無妄想

劫財內外財是育

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

即第

二無數劫滅施五朵蓮

始名施耳此則有相無相會歸一人

又空行菩薩入空解脫門方言今是行

時非為證時

同前行危時
非智證時也

然則心彌虛行彌廣終日行不

車於無行者也

內心休寂外行益廣終日道相不乖無相

是以賢劫稱無捨之

檀

賢劫經云一
無有與者是曰行施

成具美不為之為

成具光明之意經云不為而過

爲禪與唱無緣之慈

無緣廣解

成具美不為之為

成具光明之意經云不為而過

爲禪與唱無緣之慈

禪與唱無緣之慈

無緣廣解

成具美不為之為

成具光明之意經云不為而過

爲禪與唱無緣之慈

聖百虛玄珠文潤辭

指前進修三法為動

豈可以有為便有為無為

以無為

便無為哉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入無為境爲寂乎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不

指前進修三法為動

豈可以有為便有為無為

以無為

便無為哉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盡有為不住無為卽此事也

淨名經云盡謂有為法無盡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之財大業不成無為無實住之則慧心不失是以菩薩不

盡有為不住無為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之財大業不成無為無實住之則慧心不失是以菩薩不

盡有為不住無為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盡有為不住無為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盡有為不住無為

家之要而以南北爲喻殊非領會之唱

指前進修三法為動

豈可以有為便有為無為

以無為

便無為哉

謂無為法脈曰有為雖傷捨

窮源第十六

清先哲人選

有名曰非衆生無以御三乘非三乘無以成涅槃

卷之三

由三乘以證涅槃也。然必先有衆生後有涅槃。

先有能證人後有所證理是則惺

繫有始有始必有終
始必有終而經曰涅槃無始無終謬

若虛空則涅槃先有非復學而後成者也

三非有先而證之矣

卷之三

引二乘為難以答文皆約大乘境
緯之故前科云示菩薩之別證耳

智

通古第十七

人深梨玄道貫通古今

無名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載造即真理體空義萬物無非我造即休理成事義會萬物以成己者其

聖智證真空
洞徹無色象

物隨緣之相成不變
之性者唯聖人乎

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而為聖

者聖不異理

聖山理顯理因智異證而為聖者理智一如
少智而入於無初後也大經云無有少法為智所入亦無

少智而入於一相故故天帝曰般若當於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
於色中求亦不離色中求

不離色相揀此也又曰見緣起

為見法見法為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妙也

照緣無性即見真空見真

空則境智
莫効驗也

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

戢微玄智見未來之朕兆藏冥

運之即化

過去之變化

摠六合以鏡心

摠括六合照現在如鏡明

來以成體

用之照三世之惟一念

古今通終始同窮本極末莫之與

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

古令妙絕通圓莫草草

無生無滅無始無終無

經由不能詮法而得涅槃又云諸法無邊故苦提無邊
涅槃
理體苦提智用与諸法一相焉有始終哉以知涅槃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

本乎冥

雙人
戲法

然則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玄會歸乎

無極歸境

智矣
妙心
契

進之弗先退之弗後豈容終始於其間哉

非初證無

猶始
踐進
也之

弗先極謐無終退之
始盡明現豈容始終天女曰耆年解脫亦

何如久

留年即
者

身子身子問天女云天止此室其已久如年解脫亦何如久淨名解脫無久近則同

故涅槃以無

證始終

考得第十八

考極衆生

有名曰經云衆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內又云得涅槃者五

陰都盡辟猶燈滅

未滅五陰名為衆生已盡五陰名得涅槃

然則衆生之性煩

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

復衆生得涅槃也

衆生性處五陰涅槃獨出三界界內界外杳然異域豈有得乎

得則衆生之性不止於五陰

果若有證則衆生之性出五陰外別有能證人故云不止

於五陰上取立下舉失必若止於五陰則五陰不都盡

性極止五陰不都盡則

五陰若都盡誰復得涅槃耶

陰若都盡又無能證人其誰得之然

此難勢挾前經文三者義之有志於果德者宜了權而即實窮折而極演則曲盡其數矣

玄得第十九

人之與法不即不離無得而得

無名曰夫真由離起偽因著生著故有得離故無名

無相

著相成爲是

得

真般

名

則真者同真法儀者同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為得故求於有得耳吾以無得為得故得在於無得也家

法

偽執五陰

非涅槃故求於有得大品云斷結證理是世

俗法演家則真了涅槃即衆生故在於無得圓覺云始知

衆生本

來成佛

先定離

言即言

既論涅槃不可

離涅槃而語涅槃也

衆生語之則

有得故云不可

若即涅槃以與言誰

獨非涅槃而欲得之耶

即衆生言之一切

皆得而無所不得

何者夫涅槃之

道妙盡常數

上標能盡

下引所盡融治二儀滌蕩萬有均天人同一

異

二儀則齊天人

渺然有別

性海總乎萬

同一知滅耳

內視不已見返聽

不我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已哉二字指涅槃也傳者無

解

其儀名不已見傳者無

解

其儀名不已見傳者無

解

其儀名不已見傳者無

以客其聽名不我聞有經曰涅槃非衆生亦不異衆生
得無得數只不亦玄乎經曰涅槃非衆生生無念而知亦不異衆生

故非生不離故不異生又分別心不忘維摩詰言若彌勒

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一切衆生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淨名疏云萬品雖殊未有不
於無滅者也滅既無滅然則衆生非衆生誰為得之者涅槃非涅槃誰為可得者照體獨立人法雙遣放光云菩提從有得耶答曰不也從無得耶答曰不也從有無得耶答曰不也離答曰不也從無得耶答曰不也然則都無得耶答曰不也

可依四門修而得之耶後一尚門不可修而得之耶前三皆能以修而不得謂是愚者

曰無所得故為得也是故得無所得也

關意云

德

智

無

得

而

善

提

之

盛

如

何

得
是謂玄得矣
故云誰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

所證無

得而

無故無

得而

無故無

得而

無故無

得而

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以知之

能證了外即中

故無

知而

知

而

知

而

知

而

知

而

知

而

知

於無形故不見以見之

法身無形示形

故不見而見

形

故不見而見

不聞以聞之

聞音非和常演

故不聞而聞

而聞

毒荅生陳而不漏

缺理智而現身說故能包

括三世導通

財糧養育荅生陳遠無大亭每均養也

汪哉洋哉何莫由之哉

江津浩渺若此

若聖皆由之

故梵志曰吾聞佛

道眾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人生

豎窮弘深橫

以涯智以

內證無不成就悲以外化無不度然則三乘之路開火也
生上三重問答明菩薩別證竟無為路開火也

真偽之途辨別真法偽有無途辨結菩薩別證也賢聖之道存
本質本理妙寂道無名之致顯矣斷相絕名涅槃理觀結
有結乘木迹也十界性海也若以宗本
為序分結文為流通者則正宗四論之首皆有序文區
而捨之則序分有文並通唯一既遠常規故不取之

肇論中吳集解卷下

集解題辭

夫總萬有之本莫大乎一心宗一心之源莫深乎四論
昔者論主生于姚秦遞詮雖詳表詮未備幽致既寥寥
言亦隱遂使二根三師昧乎真俗之蘊絲然廓然惑於
因果之奧當是時論主枝邪樹正根理條辭剖不遷不
真之義失以故衆蔽汎無知無名之辯浪以洗群疑故
天下義學洞宗本一心融貫萬有非夫游神于聖之鄉
寫懷九界之域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陳隋之後盛行
於世興善元康幽棲慧燈此二尊者常述疏鈔以廣之

自茲已降杭烏好直永嘉將廣玉峯雲靄是三高僧互
發淵旨而為之注且夫正直者在乎縑墨定輕重者
在乎權衡唯中吳祕思法師久傳四絕名冠寰中每一
揮麈雖駕衆說而引義折論多撫其要誠所謂提疏鈔
之縑墨舉箋注之權衡較源才下識疎忝授斯文不幸
法師遽爾謝世而韋朋儕請振遺風因念關中集解而
淨名之訓廓如也故道流之志敢竊而取焉然茲題辭
書于卷末蓋遵招提通別序云時宋嘉祐三年歲在戊
戌正月十有九日於萬壽蘭若潛軒絕筆